

<<"癮"私门2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"癮"私门2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29052348

10位ISBN编号：7229052343

出版时间：2012-7

出版时间：重庆出版社

作者：安娜芳芳

页数：234

字数：222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

## <<"癮"私门2>>

### 内容概要

极端的童年记忆，培育了他心灵世界极端的“癮”，它不受他控制，它制造了一个充满欲望、虚伪、贪婪、麻木甚至变态的生存环境。他的智商、情商成为它的帮凶和保护伞，他家人离散、朋友反目；他濒临死亡、无限绝望；他无法自救、无法求救。他，深陷“‘癮’私门”。

李威连为什么会患上“性癮”（sexual addiction）这样的心理疾病？  
又是什么引发了幕后黑手刻骨的仇恨与报复？  
毁灭性的打击接踵而至。  
李威连不仅在一夜之间丧失了地位、家庭和财产，还背负了杀人的嫌疑。  
策划这一切的幕后黑手，那个欲置他于死地的人究竟是谁？  
警方、仇敌和心理治疗师从各自的角度展开探索。  
与此同时，戴希与她青梅竹马的男友之间的感情也产生了嫌隙，彼此间的裂痕越来越大……

<<"癮"私门2>>

作者简介

安娜芳芳，女，70年代生人，IT行业咨询师，外企金领，擅长悬疑推理和探案类文学写作，出版“狄仁杰系列”（《并州迷雾》《暗夜迷情》《魅影危机》《狄仁杰之通天案》《狄仁杰之幽兰劫》），广受好评。

大卫，男，常年在位居全球500强的欧美著名石油化工集团或金融机构工作，担任远东地区或大中华地区的行政主管。熟知跨国公司的内部运作和国际贸易操作，对商场策略和人事争斗有着丰富的阅历和独特的视角。

## 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其实朱明明今天晚上并没有美容院的预约，她只是忽然对敷衍张乃驰感到万般厌倦。朱明明打心眼里觉得，和张乃驰上床还算愉快，但与他交谈相处就实在无趣，他的所有虚情假意比塑料花还要廉价，相处时间越久，越让朱明明害怕自己也跟着俗气了。

她在公司里磨蹭着，早已过了晚饭时间，她也不觉得饿。

终于整个二十八层的人都走光了，西岸化工在这栋办公楼里占了好几层楼面，二十八层是中国区头头们的专用层，朱明明四顾空荡，又情不自禁地朝走廊尽头的小会议室走去。

除了Lisa之外，整个公司里只有朱明明还有一张总裁办公室的门卡，因为她曾经当过李威连的秘书，也因为需要有可靠的人和Lisa做个备份，李威连把这份信任交给了朱明明。

她打开门走进去，这只是间临时的办公室，但对朱明明来说，这里已经充满了令她着迷的气息。

李威连要到下周三才会回来，桌上的文件夹中满是他的函件，都由Lisa理得整整齐齐，分门别类地放好了。

朱明明下意识地翻着那些函件，她也曾经负责整理它们，那时她怀着隐秘的情感工作着，心中时常能体验到莫名的满足……时至今日，朱明明只要冷静下来，还是能够从李威连给她的微妙关系中感到这种满足——她知道，其实他对她非常好。

“逸园”是李威连相当在乎的地方，他特意委托朱明明负责改造工程；虽然带着点强迫的性质，李威连想招聘戴希也通过朱明明的部门；他的权威从来不允许任何挑战，但是朱明明就可以小小地顶撞他，乃至不敲门进他的房间、大声关门表示不满……李威连总是对她的这类行为一笑置之，他是在有限度地纵容她，用这种方法巧妙地培植着他们之间特殊的信任。

朱明明这样想着，忍不住轻轻地叹息，还是知足吧。

她打算离开了，刚要放下顺手拿起的一份快递，她突然停住了。

很难说清是什么引起了她的怀疑，是寄件人处的空白，还是那娟秀的显然出自女性的笔迹，抑或是那几块模糊的仿佛泪痕的水渍……这是份非常普通的快递，拿在手里轻飘飘的，但是朱明明把它牢牢握住，心也随之怦怦乱跳起来。

深夜的薛宅一片静穆，主人已去的凄凉落满庭院，薛之樊生前最钟爱的七只猫像鬼魅似地在树阴下穿行，其中一只黑白相间的狸猫冷不防地从黑暗中猛蹿出来，把匆匆踏进院门的张乃驰吓了一跳。

他站在窄小的甬道里抬头看，这栋二层花园洋房的大部分窗户漆黑，只有二楼的两扇窗中透出微弱的光，张乃驰知道，一间是薛之樊书房里点的蜡烛，灵堂就设在那里；另一间就是薛葆龄的卧室，她要在这里守到七七之后。

张乃驰轻手轻脚地走上楼梯，二楼走廊里的壁灯亮着，但依旧显得很昏暗，有年头的房子就是让人感觉阴森，张乃驰想，别说那死老头子一直不让自己进门，就是现在自己也没胃口住进来，他只对这里的财富感兴趣，如果能够把这套房子卖掉就好了，市价绝对超过五千万……右手边就是薛之樊的书房了，张乃驰停在门前，伸手转了转门把，纹丝不动。

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抬手推开对面的房门。

薛葆龄坐在床沿上，闻声抬头，神情略显讶异：“咦？”

是乃驰，这么晚了你还过来？

“我不能来吗？”

“当然能来……”薛葆龄垂下头，“是你自己嫌这里晦气，不愿意陪我一起住。”

“张乃驰冷笑：“我不愿意陪你？”

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不欢迎我，连猫见了我都怪叫，恐怕是我和这地方八字相冲吧！”

葆龄，”他叫着妻子的名字，坐到她的身边，“你对我还不了解吗？”

我这人没有别的优点，就是有自知之明。

你家老头子活着的时候，我低头哈腰得已经够了，现在他过世了，我也不想扰得他阴魂难定！”

薛葆龄无言以对，只管低头扯弄着摆在床上的丝绸衬衣。

张乃驰的目光顺着她纤细的手指，缓缓扫过摊了一床的衬衣、长裙和西裤，以他堪称专业的眼光，立刻就能看出全都是Prada、Gucci和MaxMara的当季新品……父亲才刚火化，薛葆龄就如此大肆地补充

<<"癮"私门2>>

衣柜？

张乃驰的目光继续移动，床脚边的地毯上，两只LV的皮箱打开着。

“怎么？”

你要出门？

”张乃驰皱起眉头。

薛葆龄仍旧低着头：“是……我，我要去趟新加坡。

为东亚在那里谈个会务合作项目。

”“谈合作？”

什么时候？

”“本周五，唔……周末。

”每次都是类似的谈话，如果不是父亲遗嘱所引起的负疚感，薛葆龄的回答会更干脆些。

张乃驰的喉结在脖子里滚了滚，目光缓缓移回到薛葆龄的脸上：“哦……葆龄，你也太敬业了，你爸还没三七，就急着出差，是不是有点儿……不合适？”

”“我、我也是没办法。

”果然，她的声音不那么镇定了。

张乃驰又摸了摸身边的浅金色长裙：“就穿着这一身去谈合作吗？”

呵呵，对方肯定会头晕目眩的。

唉，葆龄，你实在太美了，真让我这个做丈夫的吃醋啊。

”薛葆龄一把扯过衣服：“不，不是的！”

我当然不会穿这个，这、这是专卖店送来试样的……他们不知道我爸的事，明天就让他们都拿回去。

”“那倒不必，你觉得好就留下嘛，大不了过段时间再穿。

”张乃驰十分体贴地说：“要不要穿给我看看？”

在这方面我还是有些品位的哦。

”“真的不用了……”薛葆龄已经有气无力了。

张乃驰环顾四周，衣柜的门也大敞着：“葆龄，你那么多漂亮衣服，我好像很少看到你穿嘛，你都是什么时候穿的？”

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”薛葆龄按住胸口，深深地呼吸着。

张乃驰咬紧牙关，好吧，火候差不多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。

他若无其事地转换了话题：“你爸的书房里点着香烛，要不要有人看着？”

那里面太多贵重物品了，万一烧起来，损失可就大咯！”

”薛葆龄如释重负，赶紧回答：“不会的，重要的藏书和字画都锁到库房里去了，最珍贵的那些已经放进银行保险柜，所以书房里没什么要紧东西了。

另外，我嘱咐过佣人每隔一小时去上香，所以……”“所以什么！”

”张乃驰勃然大怒，蹭地从床沿跳了起来，“薛葆龄，你爸活着的时候就把我当贼一样地防着，怎么？”

现在他都烧成灰了，换成你来把我当贼看了？”

！

”薛葆龄吓得脸色煞白，连忙来拉张乃驰：“Richard，你、你千万别误会啊！”

我只是想把爸爸一生的心血保管好，他人不在了，我们也不常在这里住，放在书房里不安全……”“不要碰我！”

”张乃驰粗鲁地甩掉薛葆龄的手，她一下就被推倒在床上。

张乃驰站在床边，指着薛葆龄吼叫：“把我当傻瓜啊！”

这房子有什么不安全的！”

嗯？”

除了佣人就是你和我，你现在还锁着书房门，哼哼，不就是针对我的吗？”

！

## &lt;&lt;"癮"私门2&gt;&gt;

看来连佣人都比我值得信任啊？

是不是？

！

是不是？

！

” “不是！

真的不是！

”薛葆龄高声嘶喊，随即又双手握胸伏在床上，费力地喘息起来。

张乃驰冷冷地看了她好一会儿，才坐回到床边，扶起薛葆龄，轻轻地把她的头靠在自己肩上：“怎么样？

好点了吗？

”薛葆龄虚弱地点了点头，含着眼泪说：“相信我，乃驰，我真的不会防你的。

” “嗯，但愿吧……”张乃驰叹了口气，“葆龄，你愿不愿意帮我件事？

” “当然，什么事？

你说吧。

”张乃驰抚摸着薛葆龄的鬃发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爸原来书桌对面挂的那幅张大千水墨山水，我去让拍卖行的朋友估了个价，他说如果能赶上今年春拍的话，应该能拍到一千万左右。

葆龄，你能不能把这幅画卖了？

”薛葆龄诧异地看着张乃驰：“乃驰，为什么？

为什么要急着出卖这幅画？

” “因为我需要钱，一大笔钱。

” “可是……为什么呢？

”张乃驰不耐烦地推开薛葆龄：“跟你说了不知多少遍，还要问我为什么！

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我一直想开创自己的事业，现在时机已经很成熟了，不论我个人的从商经验、还是人脉，都积累到位了。

只要有足够的资金，我就能立即在商场上大展身手。

所以葆龄，你对我到底怎么样，就看现在了！

”薛葆龄为难地说：“乃驰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可是爸爸的遗嘱你也知道，这幅画是爸爸最重要的藏品之一，我要卖它必须征得基金会的同意，否则是不能拿去拍卖的。

”张乃驰冷笑：“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

葆龄，公开拍卖不行的话，不是还有黑市嘛！

你把画搞到手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，我私下找人收购，大不了价格稍微低一点。

基金会那三个人又不会天天去查保险柜，等他们发现画不在了，我早就把生意做开了，他们能拿我们怎么样？

难道还怕他们不成！

” “乃驰，这样……不行吧。

”薛葆龄小声说。

“有什么不行的？

哼，说来说去，葆龄啊，你心里面就是不肯帮我，我算看明白了！

”薛葆龄迟疑地攀住张乃驰的肩：“乃驰，其实我是觉得，你何必非要自己创业呢？

创业很辛苦，风险也很大，而你现在的职位这么体面、收入高还不怎么累，不是蛮好吗？

许多人想觅都觅不到。

况且还有William……”她突然住了口。

“况且什么？

”张乃驰盯住薛葆龄，唇边溢出一丝讥笑，“你是想说，还有William处处关照我，对不对？

在你的眼里，我就始终是靠他提携、靠他施舍才有了今天，对不对？

要是没有了他，我张乃驰就一钱不值，对不对？



## &lt;&lt;"癮"私门2&gt;&gt;

” 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！

” 薛葆龄忍不住大声辩解，苍白的脸也涨红了，“乃驰，你也知道的，商场上的人际关系有多重要。William和你是那么多年的朋友，他在事业上帮了你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。

我没有否认你个人的能力，可本领再大的人也需要和别人协作，现在社会上谁不懂这个道理？你就是要创业，也不能靠你自己一个人啊！

” “这你不用操心！

我当然有合作者。

” “是吗？

是谁？

” 薛葆龄紧追不舍。

张乃驰托起薛葆龄的下颌：“我告诉你，你就会给我钱吗？

” 薛葆龄挣脱他的手，又垂下眼睑不说话了。

沉闷压抑的气氛覆盖在这间装饰华贵的卧室上空，满床亮丽的衣饰徒劳地闪耀着光彩，却无法带来一丝暖意。

张乃驰阴沉着脸思索了半天，突然问：“你为什么想知道我的合作者？

不会是……”他疑虑重重地打量着薛葆龄，“他让你打听的？

” “他？

你是说……哦，”薛葆龄反问，随即鄙夷地笑了，“他要是真关心这个，也犯不着让我来打听啊，他可以直接问你的，你对他的脾气还不了解？

” “哈！

” 张乃驰干笑一声，仰躺在那一大堆名牌衣服上，“这倒是，他不关心那些，除了女人他还关心什么？

女人，女人，有了女人就有了一切……”他顺手捞起一条紫色的丝披肩盖在自己的脸上：“真美啊，多么魅惑的色彩，就像女人一样。

呵呵，不过William在这方面的手段也确实高明，把女人当事业来做也相当成功。

” “把女人当事业来做？

什么意思？

” “不明白啊，哈哈，我解释给你听。

” 张乃驰翻了个身，亲热地拥住薛葆龄的腰，“葆龄，你想想，李威连有了Katherine Sean，就有了西岸化工董事会的入门券，什么股票啊、权益啊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到手咯。

他当然用不着再冒风险去创业，而Sean家族也找到了一条最得力最忠实的走狗，这么互利双赢的买卖，他们两方做得实在是完美，令人不得不佩服啊！

” 薛葆龄不满地说：“话也不要说得太难听，你就这么肯定Katherine和William只是政治婚姻？

” “我当然能肯定！

你想想，William一年有几天待在美国的家里，再说他那些风流韵事，Katherine会不清楚？

她可是哈佛商学院的高材生，才智超群的人物。

葆龄，我听说啊，Katherine的私生活和William的简直不相上下，否则她怎么会默许丈夫的种种淫乱行为？

” 薛葆龄沉默了，清丽而柔弱的面庞上笼起沉沉阴霾，眼神十分悲楚，张乃驰专注地端详着她，很久才伸出手，轻轻捋了捋她的发梢：“他们和我们不一样。

葆龄，我们之间还是有感情的。

” 他的话音刚落，薛葆龄的神色就变了，惊慌驱走悲伤、闪避取代沉郁，她有些坐立不安。

张乃驰倒像沉浸到往事中：“你爸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，想方设法要拆散我们，他逼着你去东京读旅游和酒店管理，一走就是三年。

结果还是William巧立名目，安排我每个月都去东京出差至少一周的时间，才使得我们的交往不仅没有被迫中断，感情反而因此迅速升温。

我至今都记得，那三年中每次去东京之前，我都会兴奋不已，为了给你买件礼物，我会在中环的精品



## &lt;&lt;"癮"私门2&gt;&gt;

店里逛上整整一天……”“乃驰……”薛葆龄眼泪汪汪地叫了一声，她听不下去，却又逃无可逃。

“所以嘛，William的确是帮了我很多。

哪怕你我的婚姻，也几乎是他一手促成的。

想起这些，我还真是从心底里感激他。

不过有时我也困惑，他为我做这些到底是图什么呢？

假如说在公司里，我或许还能帮到他，那么我们俩的结合，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呢？

唔？

葆龄，也许你明白？

”张乃驰温柔地问话像利刃直刺过去，薛葆龄拼尽全力说了句：“我想……他是同情我们吧。

”就虚弱地倚靠在床头，动弹不得了。

“同情？

”张乃驰若有所思，“那他还真是好心啊。

不过要是让Alex Sean知道，他这个能干的妹夫刚在西岸化工谋到一官半职，就那么放肆地假公济私，把公司当自己家一样摆弄，恐怕也是要吐血的吧！

”“Richard，你不能！

”“呵呵，你紧张什么，我开个玩笑而已。

”张乃驰抚了抚薛葆龄血色尽失的面颊，在她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，“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

你好好休息，祝你在新加坡玩得……噢，是工作得顺利。

”薛葆龄没有听到张乃驰关门下楼的声音，她好像短暂地失去了知觉，直到手机锲而不舍的响铃终于把她从昏沉中唤醒。

薛葆龄在衣服堆下找到手机，只看了一眼号码就马上把它贴在耳侧：“William！”

”“是我，你怎么了？

”李威连立刻听出了薛葆龄的异样。

“我，没什么……”“哦。

葆龄，你不要去新加坡了。

”“不让我去？

为什么？

！

”薛葆龄大失所望地叫起来。

李威连稍稍沉默了一下，才说：“……因为我要提前回上海，所以在新加坡的日程比原来更加紧凑，我确实不可能有任何时间和你会面。

”薛葆龄说不出话来。

李威连等了等，继续说：“对不起，这次是我考虑得不周到。

我最近要想的事情实在太多，有点兼顾不过来。

”他的声音听上去的确相当疲倦，薛葆龄不忍心了：“我知道了，没关系。

其实爸爸刚过世，我本来也不该出门的。

你……别太累了，注意身体，我等你回来。

”“好。

”李威连就要挂机，薛葆龄突然说：“William，你最近和Richard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吗？

”“没有，怎么了？

”薛葆龄吞吞吐吐地说：“说不清楚，就是感觉他怪怪的，好像对你越来越不满……另外就是，他急着在筹钱要自己成立公司。

”又是短暂的沉默，他才说：“我知道了。

你休息吧，再见。

”

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小说构思奇异，角度新颖，扣人心弦，内容涉及心理学、商业竞争、侦探、地理、建筑、文化等方面，文笔生动，描写细腻，情感丰富，说明作者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，我认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说。

——新浪读者 Vivian shen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信任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最高奖励。

建立信任，是漫长而艰难的，而摧毁信任，常常只因一念之差，常常只在一瞬之间。

事实证明，盲目信任，只会带来致命的伤害。

应该说，戴希信任飞扬，还是有基础的，毕竟是青梅竹马的感情，所以她向飞扬坦白咨询中X的文档，情有可原。

可是，飞扬却是盲目信任了柯亚萍。

甚至在知道了亚萍的错了之后，也没有怎么责备她。

我总认为，大是大非之前，所有的理由都是无力的。

我们可以原谅，但是还能继续信任吗？

在飞扬身上，我看不到他对于亚萍的错以及自己带来的间接的恶果的自责，看不到他对于WILLIAM这样一个病人所受到的致命伤害的同情，他的痛苦，只是自己的小情小爱。

——新浪读者 鹧鸪行行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书中沉淀出人性的美和生活的斑斓。

当然有人性丑陋的对比。

生命的价值对自己是全部，对他人是云烟，对世界是微尘。

很喜欢芳芳散落在字里行间对生活的感悟，总让人不经意间为之怦然心动。

——新浪读者 飞虹

<<"癮"私门2>>

编辑推荐

《"癮"私门2》编辑推荐：神秘的“X性癮患者”，不是克林顿，不是老虎伍兹，他可能是任何人，他可能就在我们身边。

从未现身的“复仇策划人”，他的仇恨因何而生？

下一步将对谁下手，假谁之手？

<<"癮"私门2>>

名人推荐

小说构思奇异，角度新颖，扣人心弦，内容涉及心理学、商业竞争、侦探、地理、建筑、文化等方面，文笔生动，描写细腻，情感丰富，说明作者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，我认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说。

——新浪读者 Vivian shen信任，是一个人对他人的最高奖励。

建立信任，是漫长而艰难的，而摧毁信任，常常只因一念之差，常常只在一瞬间之间。

事实证明，盲目信任，只会带来致命的伤害。

应该说，戴希信任飞扬，还是有基础的，毕竟是青梅竹马的感情，所以她向飞扬坦白咨询中X的文档，情有可原。

可是，飞扬却是盲目信任了柯亚萍。

甚至在知道了亚萍的错了之后，也没有怎么 责备她。

我总认为，大是大非之前，所有的理由都是无力的。

我们可以原谅，但是还能继续信任吗？

在飞扬身上，我看不到他对于亚萍的错以及自己带来的间接的恶果的自责，看不到他对于WILLIAM这样一个病人所受到的致命伤害的同情，他的痛苦，只是自己的小情小爱。

——新浪读者 鹧鸪行行书中沉淀出人性的美和生活的斑斓。

当然有人性丑陋的对比。

生命的价值对自己是全部，对他人是云烟，对世界是微尘。

很喜欢芳芳散落在字里行间对生活的感悟，总让人不经意间为之怦然心动。

——新浪读者 飞虹

<<"癮"私门2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